

十八世紀中朝文人流研究

下冊

徐毅著

中華書局

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研究

徐毅著



册

中華書局

中朝有關文獻概述

要對十八世紀朝鮮文人與清文人的交流作全面而細緻的考察和分析，必須要瞭解這一時期雙方文人交往的具體情形，諸如交流的時間、地點、對象、形式、內容等等，因此專列下編對十八世紀中朝文人的交流情況進行梳理和編撰，以厘清這個時期兩國文人間的文脉關係。本編依據現存的與兩國文人交流有關的中朝文獻進行整理和考證：

一、十八世紀出使中國的朝鮮文人撰寫的使行日記

(一)現代出版的“燕行錄”著作：林基中編《燕行錄全集》(韓國東國大學出版部，2001)收錄的63種“燕行錄”^①。林基中、夫馬進編《燕行錄全集(日本所藏編)》(東國大學韓國文學研究所，2001)收錄的十八世紀“燕行錄”，如李澤《兩世疏草》(《燕行日記》附)、尹汲《燕行日記》、李心源《丁亥燕槎錄》、佚名《燕行記著》、金箕性《燕行日記》5種。《〈燕行錄選集〉補遺》(東亞細亞學術院、大東文化研究院，2008)中的十八世紀“燕行錄”，如李器之《一庵燕記》、李健命《寒圃齋使行日記》、姜浩溥《桑蓬錄》、李商鳳《北轅

^①具體篇目參見本書附錄表11：十八世紀朝鮮燕行使團及燕行日記一覽表，《燕行錄全集》中誤收、重收的燕行錄不在統計範圍內。

錄》、趙瓊《燕行日錄》^①、白景炫《燕行錄》6種。林基中編《燕行錄續集》中收錄的，未收入上述三種燕行錄全集或選集中的十八世紀的使行日記，如金尚奎《甲辰啓下》、趙文命《燕行日記》、李時恒《燕行見聞錄》、沈鎔《戊申燕行詩》、趙錫命《墨沼燕行詩》、南泰良《燕行雜稿》、李德壽《燕行錄》、任珽《燕行錄》、南泰齊《椒蔗錄》、李基敬《飲冰行程曆》、李憲默《燕行日錄》、李魯春《北燕紀行》（韓文版）、姜世晃《豹庵燕京編》、魚錫定《燕行錄》、趙秀三《燕行紀程》、黃仁點《庚戌乘槎錄》（韓文版）、洪義俊《甲寅燕行詩》、洪致聞《丙辰苦塊錄》等，共18種。林基中編《增補燕行錄叢刊》獨有收錄的，如韓祉《燕行日錄》、權以鎮《燕行詩》、黃景源《燕行詩》、金箕性《燕行日記》（乾卷）、李繼祐《燕行錄》（韓文版）等5種。此外還有校點本燕行錄，如朴趾源著，朱瑞平校點《熱河日記》（上海書店出版社，1997），柳得恭《灤陽錄》（廣文書局，1968）。

（二）筆者收集到的未現代單獨刊行的“燕行錄”：1704年（甲申）李器之《燕行詩》（李器之《一庵集》，《韓國文集叢刊[續]》第70冊）、1721（辛丑）李正臣《燕行錄》（李正臣《櫟翁遺稿》卷一，《韓國文集叢刊[續]》第53冊）、1721（辛丑）李正臣《燕行錄》（李正臣《櫟翁遺稿》卷七、卷八，《韓國文集叢刊[續]》第53冊）、1728年（戊申）李時恒《赴燕雜咏》（李時恒《和隱集》卷五，《韓國文集叢刊[續]》第57冊）、1732年（壬子）吳瑗《月谷燕行詩》（吳瑗《月谷集》卷三，《韓國文集叢刊》第218冊）、1794年（甲寅）洪良浩《燕遼雜記》（洪良浩

①《〈燕行錄選集〉補遺》中冊將此《燕行日記》作者定為趙瑗，誤。該《燕行日記》文首云：“丁未七月十二日，政拜冬至兼謝恩副使。蓋六月，都政仲弟拜上价，以病辭，遞其代右相俞彥鎬。爲之副使閔鍾顯有姻嫌，許遞，而余爲其代。”可見此燕行錄作者爲副使。《正祖實錄》卷二五載：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，“冬至正使俞彥鎬、副使趙瓊等在北京《馳啓》言……”且所記副使趙瓊姓名與《同文彙考》中一致，故《〈燕行錄選集〉補遺》所寫作者“趙瑗”是“趙瓊”的誤寫。

《耳溪先生三編全書》卷八四、八五),共6種。

二、中國文人出使朝鮮的使行日記,如阿克敦《東遊集》(殷夢霞、于浩選編中朝關係史料叢刊《使朝鮮錄》,北京圖書館出版社,2003)等。

三、朝鮮的歷史文獻,如朝鮮《肅宗實錄》、《景宗實錄》、《英祖實錄》、《正祖實錄》、《承政院日記》、《備邊司謄錄》、《通文館志》等。清朝歷史文獻,如趙爾巽等撰《清史稿》,《清實錄》中的《聖祖仁皇帝實錄》、《世宗憲皇帝實錄》、《高宗純皇帝實錄》、《仁宗睿皇帝實錄》(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版),鐵保《鐵保年譜》(清道光二年石經堂刻本),錢大昕編《錢辛楣先生年譜》(清咸豐間刻本),劉錦藻撰《清朝續文獻通考》(浙江古籍出版社,2000),《阿文勤公年譜》(《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》第92冊,北京圖書館出版社,1999),詹杭倫著《李調元學譜》(天地出版社,1997),王章濤著《阮元年譜》(黃山書社,2003),胡傳淮著《張問陶年譜》(巴蜀書社,2005)等。

四、十八世紀中朝文人間的唱酬集、尺牘集:《中士寄洪大容手札帖》(韓國崇實大學韓國基督教博物館藏本)、《東華筆話集》(私人藏本)、《薊南尺牘》(韓國翰林大學博物館藏本)、藤塚鄰鈔校《燕杭詩牘》(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藏本、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藏本)、《同文神交》(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)、佚名編《中朝學士書翰》(韓國高麗大學中央圖書館藏本)、朱文藻編《日下題襟集》(嚴誠撰、朱文藻編《鐵橋全集》第4、5冊,韓國首爾大學中央圖書館藏本)、佚名編《播紳赤牘》(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藏本)等。

五、十八世紀中,出使過中國的朝鮮文人現存文集、與朝鮮文人有交往的清朝文人現存文集、其他記載兩國文人交流事件的相關文集、資料彙編、研究專著等。

(一)朝鮮文人文集如:金昌集《夢窩集》、徐宗泰《晚靜堂集》、李頤命《疏齋集》、金昌業《老稼齋集》、趙泰采《二憂堂集》、李觀命《屏山集》、李健命《寒圃齋集》、李宜顯《陶谷集》、李德壽《西堂私

載》、尹淳《白下集》、趙文命《鶴岩集》、沈鎔《樗村先生遺稿》、李匡德《冠陽集》、趙觀彬《悔軒集》、趙顯命《歸鹿集》、俞拓基《知守齋集》、徐命膺《保晚齋集》、蔡濟恭《樊岩集》、李福源《雙溪遺稿》、李匡呂《李參奉集》、洪良浩《耳溪集》、吳載純《醇庵集》、洪大容《湛軒書》、朴趾源《燕岩集》、李德懋《青莊館全書》、金載瓚《海石遺稿》、柳得恭《冷齋集》、徐滢修《明皋全集》、朴齊家《貞菴閣集》、李晚秀《屐園遺稿》、李書九《惕齋集》、趙秀三《秋齋集》(以上《韓國文集叢刊》本)、姜世晃《豹庵稿》、李正臣《櫟翁遺稿》、李時恒《和隱集》、李器之《一庵集》(以上《韓國文集叢刊(續)》本)、李喆輔《止庵遺稿》(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藏本)、尹顯東《著石雲集》(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藏本)、洪仁謨《足睡堂集》(韓國成均館大學藏書閣藏本)、李德懋《青莊館全書》(韓國首爾大學古典刊行會,1966)、洪良浩《耳溪洪良浩全書》(民族文化社,1982)、李佑成編《楚亭全書》(首爾亞細亞文化社,1992)、洪羲俊《傳舊》(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藏本)、柳得恭《後雲錄》(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藏本)、洪錫謨《陶厓詩集》(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)、洪慎猷《白華子集抄》(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藏本)、李書九《薑山初集》(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,卷末有“己酉五月裝於駱西之希簋堂語”)、金益謙《潛齋稿》(日本東京大學藏本)。

(二)清朝文人文集如:揆叙《益戒堂詩集》(清雍正刻本);阿克敦《德蔭堂集》(清嘉慶二十一年那彥成刻本);紀昀撰,孫致中等校點《紀曉嵐文集》(河北教育出版社,1991);李調元《童山集》(清乾隆刻《函海》道光五年增修本);羅煥章主編,陳紅、杜莉注釋《李調元詩注》(巴蜀書社,1993);祝德麟《悅親樓詩集》(清嘉慶二年姑蘇刻本);李鼎元《師竹齋集》(清嘉慶刻本);翁方綱《復初齋文集》(文海出版社,1974);羅聘《香葉草堂詩存》(清嘉慶刻道光十四年印本);李文藻《嶺南詩集》(清乾隆刻本)、《南澗文集》(清光緒刻《功順堂叢書》本);許兆椿《秋水閣詩集》(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);鐵保

《梅庵文鈔》(清道光二年石經堂刻《梅庵全集》本)、《梅庵詩鈔》(清道光二年石經堂刻《梅庵全集》本)、《惟清齋全集》(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);博明《西齋集》(南京大學藏清代稿抄本);德保《樂賢堂詩鈔》(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本);彭元瑞《恩餘堂輯稿》(清道光七年刻本);伊秉綬《留春草堂詩鈔》(清嘉慶十九年秋水園刻本);曾燠《賞雨茅屋詩集》(清嘉慶刻增修本);石韞玉《獨學廬稿》(清寫刻獨學廬全稿本);陳文述《頤道堂集》(清嘉慶十二年刻道光增修本);洪亮吉《卷施閣集》(清光緒三年洪氏授經堂刻《洪北江全集》增修本)、《更生齋集》(清光緒三年洪氏授經堂增修本);錢大昕《潛研堂集》(清嘉慶十一年刻本);李調元著,詹杭倫、沈時蓉校正《雨村詩話校正》(巴蜀書社,2006);張問陶《船山詩草》(中華書局,1986);魏元樞《與我周旋集》(清乾隆五十八年清枯堂刻本);吳省欽《白華前稿》(清乾隆刻本)、《白華後稿》(清嘉慶十五年刻本)、《白華詩鈔》(清刻本);孫星衍《孫淵如先生全集》(清嘉慶刻本);阮元《研經室集》(《四部叢刊》景清道光本);嚴誠撰,朱文藻編《鐵橋全集》(韓國首爾大學中央圖書館藏)。

(三)記載十八世紀兩國文人交流事件的相關文集、資料彙編、研究專著等:清朝有吳振棫撰,童正倫點校《養吉齋叢錄》(中華書局,2005);徐世昌編,聞石點校《晚晴簃詩匯》(中華書局,1990);法式善著,張寅彭、強迪藝編校《梧門詩話合校》(鳳凰出版社,2005);楊鍾羲《雪橋詩話》(民國《求恕齋叢書》本)等。朝鮮有柳得恭《中州十一家詩選》(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藏);柳琴編,朴齊永注,白斗鏞校《四家詩》(翰南書林出版,1917,韓國高麗大學圖書館藏。此書是《韓客巾衍集》的校注本);朴長醅《縞紵集》(朴齊家撰,李佑成編《楚亭全書》下冊,亞細亞文化社,1992);李喜經著,李佑成編《雪岫外史》(亞細亞文化社,1986);鄭健行點校《乾净衙筆談·清脾錄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);李裕元《林下筆記》(成均館大學、大東文化研究院,1961);南有容《雷淵集》;成海應《研經齋全集》;成

大中《青城集》；沈象奎《斗室存稿》；申緯《警修堂全稿》（以上五種爲《韓國文集叢刊》本）；李圭景《五洲衍文長箋散稿》（東國文化社，影印本，1959）；藤塚鄰撰，藤塚明直編《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——嘉慶・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》（日本國書刊行會，1975）；《秋史體的真髓，果川時節——秋史字體拓本展》（果川市・韓國美術研究所，2004）；《一千支筆和十隻硯都磨損了——秋史青年時期的書法》（韓國果川文化院，2005）；《秋史書法歸鄉展——藤塚鄰寄贈的秋史資料展》（韓國果川文化院，2006）；《藤塚鄰寄贈的秋史資料展Ⅱ——秋史與韓中交流》（韓國果川文化院，2007）；《藤塚鄰寄贈的秋史資料展Ⅲ——藤塚鄰的秋史研究資料》（韓國果川文化院，2008）；《秋史資料的歸鄉》（韓國果川文化院，2008）；《秋史燕行二百周年紀念——金正喜與韓中墨緣》（韓國果川文化院，2009）；《看秋史的十雙眼睛——秋史金正喜燕行二百周年紀念展示會》（華豐美術館、華豐書博物館，2010）^①。

①《秋史體的真髓，果川時節——秋史字體拓本展》及其以下諸書的韓文書名依次是：《추사체의진수, 과천시절—— 추사 글씨 탁본전》（과천시・한국술연구소，2004）、《붓 천 자루와 벼루 열 개를 모두 닳아 없애고——추사의 작은 글씨》（韓國果川文化院，2005）、《추사 글씨 귀향전——후지츠카 기증 추사 자료전》（韓國果川文化院，2006）、《후지츠카 기증 추사 자료전Ⅱ——秋史와韓中交流》（韓國果川文化院，2007）、《후지츠카 기증 추사 자료전Ⅲ——후지츠카의 추사연구자료》“藤塚鄰的秋史研究材料”（韓國果川文化院，2008）、《추사 자료의 귀향》（韓國果川文化院，2008）、《秋史燕行 200 주년기념——金正喜와 韓中墨緣》（韓國果川文化院，2009）、《추사・秋史를 보는 열 개의 눈——추사 김정희 연행（燕行）200 주년 기념 전시회》（華豐美術館、華豐書博物館，2010）。

凡 例

1. 中朝文士交流事迹主要以朝鮮文士出使中國的年代先後順序編列，分作三個時期以專節編排：十八世紀早期（1701 年、康熙四十年、肅宗二十七年至 1730 年、雍正八年、英祖六年）、中期（1731 年、雍正九年、英祖七年至 1770 年、乾隆三十五年、英祖四十六年）、後期（1771 年、乾隆三十六年、英祖四十七年至 1800 年、嘉慶五年、正祖二十四年）。

2. 朝鮮三使（正使、副使、書狀官）出使時間以佚名編《使行錄》（《燕行錄全集》第 27 冊）所載出使日期為據，同時參照《朝鮮王朝實錄》中記載的出使中國的時間。對中韓研究專著、專文中記載朝鮮文士出使中國時間錯誤者、不詳者等進行考證，而對林基中編《燕行錄全集》，林基中、夫馬進編《燕行錄全集（日本所藏編）》，東亞細亞學術院、大東文化研究院編《〈燕行錄選集〉補遺》，林基中編《燕行錄續集》，林基中編《增補燕行錄叢刊》等中已正確指明朝鮮文士出使中國時間者，不再另行考證。

3. 以人繫事，同一朝鮮文士與清文士的交遊事迹編列在一起。

4. 詳細考證中朝文人交流事迹，用傳記例為之，並附交流詩文、筆談、來往尺牘、文學批評等情況。

5. 十八世紀重要的中朝文人交流事迹列專節考述者：本世紀早期朝鮮金昌業與清文人交流長編、中期朝鮮洪大容與清文士交

流長編、後期朝鮮燕岩師門(朴趾源、李德懋、朴齊家、柳得恭)與清文人交流長編。

6. 其他十八世紀中朝文士交流事迹發生時間不詳或待考者，附錄於最後。

第一章 十八世紀早期中朝 文人交流長編

1701 年 康熙四十年 肅宗二十七年

[辛巳]十月二十六日，於遼東新城，首譯崔希嵩往見通官文鳳先於其住所，“問皇帝西獵事，則答以姑無出獵之事。將於臘月初，似有出獵，而亦非久當還云”。（孟萬澤《閑閑堂燕行錄》^①）

[辛巳]十月二十八日，於瀋陽，崔希嵩問奉天戶部官姓練者出獵事。《閑閑堂燕行錄》載云：“渠以皇帝出獵事問之，答以‘二十二三日間，已出獵於長城’云。”（孟萬澤《閑閑堂燕行錄》）

[辛巳]十一月初六日，於寧遠縣察院，孟萬澤與一自稱教授的漢人有交流。孟萬澤（1660—1710），朝鮮文士，字施仲，籍貫新昌。1701 年（辛巳）九月，其作為告訃使團書狀官出使中國。

《閑閑堂燕行錄》載云：“西轉而北入察院，院甚精潔。有一漢子以教授為名，率胡兒數十人入處房屋，而壁間有木牌，上書‘先師孔子神位’六字，插香其前，其無知妄作，誠可該也。城中聞有知府。問之，即‘張建策為名，而將校鄔爾度、胡世達率百人協守城

^① 孟萬澤《閑閑堂燕行錄》載於《燕行錄全集》第 39 冊，第 187—274 頁。《燕行錄全集》載作者未詳。左江考定該使行日記的作者為孟萬澤，見《〈燕行錄全集〉考訂》第 25 條，載於張伯偉編《風起雲揚——首屆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第 238—239 頁。

池’云。”(孟萬澤《閑閑堂燕行錄》)

[辛巳]十一月初九日,於山海關城內,孟萬澤與秀才張練有交流。《閑閑堂燕行錄》載云:“右側小室即本關教授之家也。教授六品官,以秀才得選,來此已周歲云。教授者出迎,自言山東鹽山人,姓名張練,而動止頗從容。”具體交談語不詳。“十一日甲午,晴。平明起行,教授者來見。以昨日款接之故,出贈筆墨。至床下叩頭,真過恭者也。仍問稅官及管關城將之名,則‘稅官費養古,管關曰劉光唐,城將曰馮西生’云。仍與作別”。(孟萬澤《閑閑堂燕行錄》)

[辛巳]十一月十二日,於雙望堡城內,孟萬澤與守防之子(名不詳)有交流。《閑閑堂燕行錄》載云:“堡亦有城,皆塌夷。主胡漢人也,頗識字而家殷富,朱棟彩戶,儼如公廨。問之,自稱守防之子云。”(孟萬澤《閑閑堂燕行錄》)

[辛巳]十一月十四日,於豐潤縣,孟萬澤與谷應泰之侄有交流。《閑閑堂燕行錄》載云:“主胡谷姓,即爲編次明事者應泰之侄,而家殷富,屋宇宏杰,門牆重疊。帷帳之屬,几卓(桌)之類皆極侈靡,非如閑漢之所居也。聞客來,設茶出見。問其知縣姓名,乃‘陝西舉人王之勛’云。”(孟萬澤《閑閑堂燕行錄》)

[辛巳]十一月二十三日,“清吏司主客二人來見譯輩”,詢問朝鮮逝世王妃年齡,因何疾而終,王妃父親名,王妃是否有王子、公主等。朝鮮譯輩一一答之。(孟萬澤《閑閑堂燕行錄》)

[辛巳]姜覲在出使中國過程中,與江南人祝愷有詩歌唱和。姜覲(1650—1733),朝鮮文士,字子精,號白閣,謚文安,籍貫晉州。1701年(辛巳)十月,其作爲三節年貢使團正使出使中國。

姜世晃《豹庵稿》卷五《題〈華人詞翰帖〉後》一文載:“康熙四十年辛巳冬,先府君文安公以冬至正使兼告訃使赴燕,江南祝愷呈五排十二韻一首,又呈七律一首。”

祝愷贈詩七律載於姜覲《看羊錄》，云：“簡書來往不辭勞，相送關門日正高。愧我欲投宗穀（慤）筆，感公能解呂處刀。雪花片片飄青蓋，柳綫垂垂映綠袍。君命遠將真不辱，還朝定有袞衣褒。”姜覲有和詩，《次江南祝愷韻》：“殊方誰更慰勞勞？贈語多君意氣高。困翮低垂籠裏鳥，壯心牢落匣中刀。退之自是招窮鬼，由也何曾耻敝袍？立懶清風人莫識，此行欣得一言褒。”（姜覲《看羊錄》）惜祝愷所呈五排十二韻一首不詳。

[辛巳]姜覲出使中國，過豐潤谷家時，與谷榜有詩歌唱和。姜世晃《豹庵稿》卷五《題〈華人詞翰帖〉後》一文載：“康熙四十年辛巳冬，先府君文安公以冬至正使兼告訃使赴燕，……豐潤谷一枝榜呈七律二首。”

姜覲有《次豐潤谷一枝韻》：“舍伯銜綸歲在庚，契丹猶說長公名。駑駘下質慚難弟，冰蘖清標樂有兄。異域無人堪與語，新篇非子更誰評？河梁從此分南北，脉脉臨歧去留情。”“殊方客抱向誰開？青眼談詩喜子來。嫩柳迎春抽綠綫，寒梅謝臘謝紅腮。比來思渴愁吟月，老去年衰怯把杯。最是男兒揮涕處，烟塵埋没舊金臺。”原韻不詳。（姜覲《看羊錄》）

[辛巳]姜覲出使中國過程中，清山東人蔡瑚有一首五絕相贈。姜世晃《豹庵稿》卷五《題〈華人詞翰帖〉後》一文載：“康熙四十年辛巳冬，先府君文安公以冬至正使兼告訃使赴燕，……山東蔡瑚呈五絕一首。”惜此五絕未詳。（姜世晃《豹庵稿》）

1703年 康熙四十二年 肅宗二十九年

[癸未]是年，六月十七日，出使到朝鮮的清上敕（揆叙）、副敕（名字不詳）請見東方好詩，並表達出欲與朝鮮官員相唱和的意願。揆叙（1675—1717），錢仲聯《清詩紀事》載：“字愷功，號惟實居士，滿洲正黃旗人。蔭生。康熙三十五年，由二等侍衛特授翰林院侍讀，官至左都御史。謚文端。有《益戒堂自訂詩集》十二卷，《益戒堂詩後集》十二卷。”

《肅宗實錄》卷三八載：二十九年六月十七日，“北使各求綃屏，上敕要宰相製詩贊揚，並書於屏，副敕要宰相書古詩。廟堂抄啓作詩書寫宰臣。既而上敕自以職是翰林學士，願與貴國翰林相對唱和，此外侍郎、學士中能詩者，亦令製述以示。政院言：‘奉教以下官雖稱翰林，惟秉筆修史而已，無與於詞章，不可創開新規。侍郎、學士，我朝無此官號，宜就知製教中，抄擇製示。’從之。被抄諸人多稱托不肯製。上敕求詩文日急，政院屢請推考，久而始製呈上。下教曰：‘予觀數詩，柳成運詩外，皆有病，宜加點檢。’李健命、李觀命、權尚遊、崔昌大、金栽竟不應命。上敕又求見東方好詩。命弘文館抄送數十首。上敕以李震休、吳泰周筆法甚善，使震休書李濡等十二人所製詩，具職銜、姓名。副敕使吳泰周書東方古詩十二首以去。上敕出示七言絕句二首以致謝意”。

揆叙出示的七言絕句二首，題作“朝鮮諸君子有詩見贈，予未暇遍和，賦二絕句酬之”。揆叙《益戒堂詩集》（清雍正刻本）卷八有載：“六月星輅駐海東，地傳仁聖有遺風。神交忽枉瑤華贈，伸紙還應識面同（予與諸君未曾識面）。 ” “戛玉撝金各擅長，玕琪才譽重東方。盡收海外驚人句，不數當年陸賈裝。”

1704 年 康熙四十三年 肅宗三十年

[甲申]是年，李頤命與張赤城有交流。李頤命（1658—1722），朝鮮文士，初字智仁，字養叔，號疏齋，諡忠文，籍貫全州。著有《疏齋集》等。1704 年（甲申）十月，其作為三節年貢使團正使出使中國。

於寧遠衛，“秀才張赤城持詩請和”，李頤命與副使（李喜茂）共和。李頤命詩云：“論文無雜語，傾蓋却成歡。使魯延陵子，居遼管幼安。燕歌還遠別，鶴野尚餘寒。去後能相憶，回頭旭日看。”（李頤命《燕行詩》）

1705 年 康熙四十四年 肅宗三十一年

[乙酉]是年，鄭載崙與白受采有交遊。鄭載崙（1648—1723），朝鮮

文士，字秀遠，號竹軒，謚翼孝，籍貫東萊。著有《東平記聞》、《閑居漫錄》等。1705年(乙酉)十月，其作為謝恩兼三節年貢使團正使出使中國。白受采，姜浩溥《桑蓬錄》卷四載其自云“以癸卯科中式”，“虛度三十八歲，尚未及仕也”。姜浩溥《桑蓬錄》卷三載其友程琬向姜浩溥稱贊道：“吾所居里中有舉人白受采者，大儒也。習文章，又兼善於算命。使行人山海關日，吾當與往尋館舍矣。其人與吾甚善，吾當以致之。”

姜浩溥《桑蓬錄》卷四載：“白(受采)因問曰：‘東平尉鄭駙馬無恙乎？’令公答曰：‘已沒纔過三年矣。’……白曰：‘乙酉年曾結契誼，至今耿耿不忘，聞已故，不勝淒愴。’”東平尉鄭駙馬當指鄭載崙，金壽恒《文谷集》卷一九《仁宣王后寧陵志》載云：“我殿下聘領敦寧府事金佑明女為妃，五公主，……次曰淑靜公主，下嫁東平尉鄭載崙。”1705年(乙酉)，鄭載崙以謝恩兼冬至正使身份出使中國。《肅宗實錄》卷四二載：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，“東平尉鄭載崙以冬至正使將赴燕”。《肅宗實錄》卷四三載：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，“甲申，回還謝恩兼冬至正使鄭載崙、副使黃欽、書狀官南迪明入來”。

1709年 康熙四十八年 肅宗三十五年

[己丑]是年，一些朝鮮人士向出使到朝鮮的清人妥敏問藥，向清副敕年羹堯^①求其筆迹。年羹堯(? —1726)，法式善輯《清秘述聞》卷三載：“字亮工，漢軍鑲黃旗人，庚辰進士。”籍貫鳳陽府懷遠縣。1709年(己丑)，清復立其太子，赦天下。內閣學士年羹堯作為清使團副敕出使朝鮮。

《肅宗實錄》卷四七載：三十五年五月十一日，“上還御仁政殿，受胡敕，仍接見虜使。妥敏者稍解醫理，有識朝士皆遣子問藥，人

^①清使團此行副敕為年羹堯。《肅宗實錄》卷四七載：三十五年五月十一日，“上出西郊，迎虜使。引見遠接使姜覲於幕次，問上、副敕人物。覲對曰：‘上敕，即胡武，而為人稍沉晦，副敕年羹堯，即內閣學士，以文見用’云”。

皆慕效，不知羞耻。時去丙、丁已遠，尊周之義寢晦。虜使入城之日，士夫女子多占路傍家舍，競爲觀光。且副敕稍能書，故士夫因譯舌輩，求其筆迹者又多，識者駭嘆”。（《肅宗實錄》卷四七）

1710 年 康熙四十九年 肅宗三十六年

[庚寅]是年，朝鮮譯官金指南在瀋陽與瀋帥松柱交流數日。金指南（1654—？），朝鮮譯官，字秀明，籍貫牛峰。1710 年（庚寅）十月，隨冬至正使鄭載崙出使中國。

《備邊司謄錄》載：肅宗三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，“偶與瀋帥松柱語數日，盛陳我國家恪謹侯度。柱後入相，面奏皇帝，自是帝多蠲省於本國”。（《備邊司謄錄》）

1711 年 康熙五十年 肅宗三十七年

[辛卯]是年，於鳳凰城，趙泰東與秀才明姓少年相識。趙泰東（1649—1712），朝鮮文士，字聖登，號楓溪，籍貫漢陽^①。1711 年（辛卯）六月，其作爲參覈使出使中國。

閔鎮遠《燕行錄》載：壬辰三月二十日，“（少年）又書示曰：‘老先生識刑曹參判趙先生否？’昨年趙令聖登以參覈使來此，必指此令也”。交流事迹不詳。（閔鎮遠《燕行錄》^②）

1712 年 康熙五十一年 肅宗三十八年

[壬辰]是年，閔鎮遠與明姓秀才有交流。閔鎮遠（1664—1736），朝鮮文士，字聖猷，號丹岩、洗心，謚文忠，籍貫驪興。著有《丹岩奏議》、《丹岩漫錄》、《燕行錄》等。1712 年（壬辰）二月，其作爲謝恩使團副使出使中國。

三月二十日，閔鎮遠於鳳凰城逢一自稱秀才的明姓少年，且云

① 李宗城《司憲府大司憲趙公神道碑銘（並序）》載：“公字聖登，自號楓溪，漢陽人。”李宗城《梧川集》卷一〇，《韓國文集叢刊》第 214 冊，第 240 頁。

② 閔鎮遠《燕行錄》載於《燕行錄全集》第 36 冊，第 139 頁—442 頁。林基中先生把作者定爲趙榮福，誤。作者應爲閔鎮遠。上文注中已有說明，此處略。

能通經書，故閔鎮遠出《詩傳》使讀之，“則讀一章，又令讀注，則不肯，仍曰：‘願得此冊。’”閔鎮遠云“此是吾愛玩之冊，不可許也”。後，少年又問閔鎮遠是否與朝鮮刑曹參判趙先生識。閔鎮遠意其趙先生當指趙聖登，因去年其人以參覈使出使中國，而有云：“相親矣。”（閔鎮遠《燕行錄》^①）

[壬辰]三月二十五日，於狼子山，諸裨與住家侄子（王姓）言中國科舉之事。侄言“近來非賂，則難做官”，誦民謠曰：“衙門處處向南開，有理無錢休入來。”且云：“此則非關皇帝事，宰執多貪婪者，故如此。皇上何以知之耶？”（閔鎮遠《燕行錄》）

[壬辰]四月初六日，閔鎮遠等於大凌河逢一秀才，姓氏不詳。談話內容主要涉及科場試策之規、當地賦稅情况等。（閔鎮遠《燕行錄》）

[壬辰]四月二十六日，於北京智化寺，閔鎮遠、李東培等與清人李大均、李廷基有交流。閔鎮遠《燕行錄》載：“食後，李裨東培族人所謂李大均者來見，相對涕泣。其年十六，已爲章京。聞都城章京品秩頗高，可比於我國訓局千把總云。此人可謂早達，而或言門蔭授職，故如此云。少坐，即起出。”交談語不詳。

四月二十九日，“食後，李大均率其宗人廷基又來，與李裨叙話而去”。交談語不詳。

四月三十日，“李大均之父李煒貽書李裨，饋以餅四器、茶二壺。煒則欲爲來見，而得罪皇帝，皇帝命拘囚於其家，使不得出入云”。李煒書信內容不詳。

① 閔鎮遠《燕行錄》卷首云：“上之三十七年辛卯十一月二十七日，余以江華留守移差謝恩副使。三十八年壬辰二月二十二日乙亥，晴，余以謝恩副使，同上使錦平尉朴公弼成、書狀官柳中丞述，天明詣闕下直。”故閔鎮遠的此次出使中國時間是肅宗三十八年，即 1712 年（壬辰）。《燕行錄全集》第 36 冊，第 169 頁。